



繆思風采

西藏行拾遺

● 鍾淑惠*

對許多人而言，西藏是一生中得走一趟的地方，而我在機緣巧合之下，有幸隨同一團體前往美麗的香格里拉。這次的西藏行，美景不在話下，尤其是見到生平第一場雪，興奮之情，難以言喻，可對我而言，真正大有所得的，卻是此行中點點滴滴的小事，對既有價值觀的衝擊，令自己重新思索關於生命的種種。謝謝同行者，由於與宗教團體同行，因此參訪的過程，迥異於一般的旅遊，整趟旅途，不僅見識到超乎一般人生命經驗的事，也體會到臣服；謝謝導遊瓊達，修習密宗極深，加上在當地的人脈極廣，也因此一行人得以一窺堂奧，有機會與喇嘛進一步接觸，有更深入的了解，而不是只在著名的廟宇中走馬看花罷了。

在西藏深切感受到藏人對宗教的虔誠，也看到宗教自然而然的融入在其生活中。一日清早前往布達拉宮，只見長長的人龍等著朝聖，更見到許多藏人轉著經輪，五體投地俯拜，藏人一生至少到布達拉宮朝聖一次，甚或有些人遠從家鄉費時兩三年，一路五體投地俯拜前來朝聖。據聞，藏人一生至少做五體投地俯拜十萬次，無怪乎在廟宇中常可見到藏人虔敬的俯拜，但也在街頭見到小朋友五體投地俯拜，導遊對此表示，那並非真的五體投地俯拜，而是為了獲取金錢，著名的景點，總有這類的事。

另在青海西寧的廟宇中，同行者手捧著貢品，有藏人前來索討，給了之後，又再要求多給，同行者因手邊仍有相當數量貢品，原欲再給，但另一位較有經驗者，出面制止，對此我甚為不解，之後經由說明才明瞭，藏人會不斷的索取。此時，當地的導遊在一旁聽到了，回到車上便說，藏人所索取的東西，絕大部分都是貢獻給廟宇，並

* 鍾淑惠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，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。

非為一己私利而索討。當下甚為感動，啊！如此虔敬的心！因為文化的差異，而誤會了他們。對此，一位長者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其指出，導遊同為當地人，當然會為之辯解。在此，發現對事物的觀察與看法，因人的動機與經驗而異，但並沒有對錯，只是角度不同罷了。

而西藏的政教問題，令中共在管控上絲毫不放鬆，街上常見公安，監視器的監視也相當嚴密。導遊說道，曾有台灣團在西藏進行法會，有一團全團被逐出西藏，另有人當場被捕，由此看來，敏感的宗教問題，在西藏仍是不可碰觸的議題。另有天晚上和朋友前往拍攝布達拉宮夜景，在廣場上，只見數名公安驅趕在廣場上逗留的人，只要待的時間長些，便見公安過來詢問，這樣一來，夜晚外出似乎也挺安全的嘛！

話說那晚在廣場上，抬頭仰望天空，發現天空好近，似乎伸手就可以觸摸到天上的星星，難怪有最接近天空的國度之稱。也因為如此，紫外線的照射在藏人身上清清楚楚的留下了痕跡，在那兒，兩頰紅咚咚的才是美女喲！可在街上兩頰紅咚咚的比比皆是呢！

剛到林芝時，搭車前往住處，途經雅魯藏布江，天啊！這書本上才能見到的名詞，沒想到真能親眼目睹，身歷其境，心中興奮不已，可惜，軍事要地禁止拍照，為免惹麻煩，只得乖乖收起相機，那景致便只能留在腦海中。而後，途中在兩河交會口停下，很特別的一個地方，經由解說，方知對岸那片樹林便是樹葬場，而一旁是天葬場，腳下的河便是水葬處，但大部分藏人採取天葬方式。

對了！因為水葬，藏人不吃水裏的東西，這點在導遊瓊達身上展露無遺。台灣的零嘴：魚乾(完全看不出魚的樣子)，美味啊！一天在車上，原本在後頭與大夥同樂的瓊達，突然摀住嘴往前衝，接下來便是狂吐、猛漱口，看來誤吃水裏的東西，倒是挺嚴重的事兒呢！

既然來到西藏，當然得走趟青藏鐵路才行，從拉薩到西寧，約 24 小時，還好有軟臥，又有同伴，才能安度，但真的累壞了。但大部分的當地人，並無法負擔軟臥的價格，只能選擇座位、硬舖，在擁擠、吵雜的車廂，度過 24 小時。青藏鐵路真的很神奇，沿途的景色，只能說大自然實在太奧妙了，一邊晦暗颳著風雪，另一邊卻是陽光照耀；一邊鋪著皚皚白雪，一邊卻是草地；望著他們口中的「湖」，腦袋卻冒出「海」這



詞兒，因它不單是不見邊際，還有著強有力的浪拍打著岸；經過永凍層時，那感覺挺微妙的，原來永凍層是這模樣呀；還有呀！雖然沒能見到想像中成群穿越的藏羚，但髦牛也不錯啦！

青藏鐵路紓緩了西藏的物資缺乏，也縮短了離鄉藏人與家的距離。聽列車長說著未有鐵路前，單單運送物資上拉薩，便得耗時個把月，遇風雪大時困在路上，更是耗時，更別提新鮮蔬果了。哇！這鐵路不簡單，所經過的地方，環境艱險，不見人煙，只偶而見到公路上的零星車輛，加上距離長，真箇是艱鉅的工程。

但高山症這事兒，可真嚇到我了，一同行者，在我們參訪貢葛寺後，便陷入昏迷，臉發紫、腫得跟豬頭似的，導遊也是第一回遇見這檔事兒，怕送醫院還得等上許久，於是連絡救護車前來會合，兩車在大馬路上相會，然後將人送上救護車，那緊急狀態，大概只有電影中才見到的。送醫後，多位醫生會診，腦水腫、心肌梗塞、肺氣腫……，結論是得轉院，然後通知台灣家人，意謂著差不多了。看到這兒，可能覺得他命該休矣！但奇蹟出現，幾個鐘頭後，醒了過來，而後要求出院，當然醫生覺得不可思議，要他簽下切結書，誇張的是，他隔天還和我們搭青藏鐵路下山，只是差點被經驗老道的守門員攔下罷了，然後一路依賴氧氣供應，終於還是平安抵達北京。沒想到，一到北京，生龍活虎，一副沒事兒樣，問他記得發生啥事，卻是自貢葛寺後完全不復記憶，徒然嚇死一旁的我們。只能說有許多無法解釋的事，在我們的週遭存在著。

我此行雖未受高山症所苦，但乾燥的天候，卻是令我吃盡苦頭，鼻腔乾燥到出現血絲、乾裂到無法呼吸，即便睡前在地毯上澆了數瓶水，半夜仍不免因過於乾燥、鼻子不舒服而醒來。雖說如此，此行中，仍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，終年躲在霧後的神山，赫然褪去面紗，露出全貌；體驗到雪花落在身上、腳深深陷入雪中的感覺；寧可放棄桌菜，跑去和導遊他們吃整鍋紅通通的水煮肉；低頭讓喇嘛拿宗喀巴的帽子敲頭，還得向他說謝謝；晚上和玩 band 的朋友上夜店去見識西藏的夜生活；在街上買東西，原價 35 人民幣的東西，朋友殺到 7 人民幣，外加送幾個小東西，看得我瞠目結舌……凡此種種，都是生命的一部分。而西藏仍有許多尚未探訪的地方，日後若有機會定會再造訪這最接近天空的國度。

